

塑造英雄形象 弘扬英雄精神

饶曙光 王士霖

光影视界

核心阅读

让情感成为可观照的形象，是电影创作乃至文艺创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英雄形象塑造的关键，在于深入挖掘典型并用艺术的方式表达，以便让人物的独特个性显现出来，更加打动人、感染人。

现实主义的典型化是在与概念化、公式化相对立的道路上，不断突破原型，创造新的典型，是“个性与共性、一般与特殊”的有机统一。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塑造生动鲜活的英雄形象、大力弘扬崇高的英雄精神，是当代电影创作的重要命题。前不久，第十八届、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礼，《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中国机长》《黄大年》《长津湖》《守岛人》《穿过寒冬拥抱你》等一批着力塑造英雄形象的影片获得表彰。这些影片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以反映时代创造、符合人民期待的艺术形象，为中国电影艺术的人物形象谱系增添新的光彩，也为电影创作进一步提升思想内涵和艺术水平探索出新的经验。

在人物性格与现实环境的紧密统一中，成为充满时代色彩和强烈感染力的艺术形象

真实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要求。典型性格与典型环境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近年来涌现的优秀影片，不仅反映的人物群体更加多元，而且在人物性格与现实环境的关系上体现出高度的统一性。在第十八届、第十九届华表奖获奖影片中，既有塑造领袖人物、革命英雄形象的电影《信仰者》《古田军号》《长津湖》《邓小平小道》，也有刻画时代楷模的《黄大年》《守岛人》、先进人物的《片警宝音》《守望相思树》，还有塑造那些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的《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穿过寒冬拥抱你》，等等。无论是《我和我的祖国》中

为1949年开国大典设计制作旗杆和自动升降装置的林治远、为研发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默默奉献的科研人员高远、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门票送给汶川孩子的“的哥”张北京，还是《攀登者》中登顶珠峰的登山队员，抑或是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片警宝音》《守望相思树》中的基层民警和军嫂，虽然他们生活的地域环境和人生际遇各不相同，但在性格上有一样的丰富性、高尚性、代表性。

银幕上的英雄是现实环境、生活情境、时代语境多重要素形塑出的鲜活人物，他们有坚定的信念和矢志不渝的价值坚守，也有痛苦、纠结和挣扎；他们被创作者赋予时代精神的特质，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勇敢的力量、坚定的意志；在人物性格与现实环境的紧密统一中，成为充满时代色彩和强烈感染力的艺术形象。

塑造英雄形象，本质上是塑造具有新时代特质的“人民形象”

《黄大年》人物原型是战略科学家黄大年同志，《守岛人》人物原型是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王继才，《中国机长》人物原型是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机组，《烈火英雄》人物原型是消防队员，《守望相思树》人物原型是军嫂郭凤荣……这些原型人物因具有普遍性的时代特征，更能承载我们这个时代的希望与追求。

在人物原型基础上进行艺术化加工、合

理化虚构、典型化塑造，关键是处理好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守岛人》中的王继才守祖国边陲小岛32年，守护着祖国的海防事业；《片警宝音》中的基层民警宝音扎根戈壁草原20多年，守护着辖区1672平方公里内的900多户居民；《守望相思树》中的军嫂诺丽丽一辈子扎根在边疆哨所旁的哈拉哈河，守护着对丈夫的爱、对家园的爱，等等。这些影片对原型故事进行艺术加工，注重挖掘个体身上的特质，比如担当、奉献，从个体延伸到集体，将小爱升华为大爱，用艺术的方式讲述非凡的人和事。

讲述真人真事、抒发真情实感，是这些影片共同的底色；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这些影片共有的经验。塑造英雄形象应该敢于表现生活，通过戏剧冲突形成艺术张力，使作品呈现出有温度、有光芒、有希望的美学力量。为深切感悟、真实还原王继才、王仕花夫妇的精神世界，《守岛人》主创团队三上开山岛，上岛就一件事，聊王继才、聊开山岛的32年；为创作剧本，《穿过寒冬拥抱你》的主创几次到武汉做采访，和大量志愿者、普通市民、医护人员交流，了解普通人是如何度过那些步步惊心的日子……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过程中，创作者产生不可抑制的冲动，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创作让人民满意的作品为最高标准，以辩证思维把握生活的本质、尊重人物内心的真实感受，用电影化的手段真实呈现，最终与观众形成对话，并达成最大限度的共情共鸣。

“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理想与现实、戏剧与生活之间的现代性张力是塑

造英雄形象的情感黏合剂，在此意义上，塑造英雄形象，本质上是塑造具有新时代特质的“人民形象”。

英雄形象塑造的关键，在于深入挖掘典型并用艺术的语言来表达

当前文化语境下，创作者们更重视公众的审美期待和情感需求，并使这种期待和需求渗入电影创作的各环节，实现创作者的个人表达与大众接受的有机统一。

文艺创作不是为一般而找特殊，而是在特殊中显出一般。让情感成为可观照的形象，是电影创作乃至文艺创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英雄形象塑造的关键，在于深入挖掘典型并用艺术的方式表达，以便让人物的独特个性显现出来，更加打动人、感染人。以《我和我的祖国》《古田军号》《烈火英雄》《长津湖》等为代表的第十八届、第十九届华表奖优秀影片，把握住审美与传播的规律，创作者努力在个人表达与大众接受之间做出有效平衡，在价值取向上，弘扬了主流价值观，在英雄、英模、楷模形象的塑造上，以辨识度极高的视觉形象吸引观众，更以真善美的价值内涵感染观众。这些影片不仅体现出新时代文化语境下，中国主流电影在创作手法上从批判现实主义到温暖现实主义的美学嬗变，还在创作实践中努力触及英雄作为普通人直面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的一面，进而呈现他们的精神世界，创造平凡又崇高的“新英雄人物”。

现实主义的典型化是在与概念化、公式化相对立的道路上，不断突破原型，创造新的典型，是“个性与共性、一般与特殊”的有机统一。期待更多国产电影在英雄形象的塑造上借助现实主义的美学手段，在典型化的多维度上努力达成认知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为中国电影叙事美学做出探索。

- 图①：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剧照。 华夏电影供图
 - 图②：电影《烈火英雄》剧照。 博纳影业供图
 - 图③：电影《守岛人》剧照。 陈力供图
 - 图④：电影《黄大年》剧照。 长影集团IP研发中心供图
 - 图⑤：电影《守望相思树》剧照。 温馨供图
- 版式设计：张芳曼



艺术展现愚公移山故事

朱悦华

音乐剧《愚公移山》开场，一曲《我是愚公》一下抓住了观众的心。王屋山莽莽苍苍起中原，站在白云之下、济水之源的老愚公呼之欲出。前不久，该剧在中央歌剧院首演，一则家喻户晓的寓言故事，被打造成100多分钟的舞台说唱表演。

音乐剧《愚公移山》以丰富想象力，打破时空界限，将神话、历史、现实相互融通，编织了一个多线并行、容纳古今的故事结构与艺术空间。开场是大家熟悉的场景：年且九十的北山愚公因大山阻挡，出行不便决定移山，遭到河曲智叟嘲笑，二人在孩子们的读书声中争执不下，等待御风而行的列子到来。第二幕时空转换，一条线索是青年学子御风以一曲行云流水的轻舞，与智者列子遥相呼应，并最终在王屋山拜师求教的穿越故事；另一条线索是邹老师与青年学子王宁对王屋地区民间说唱艺术“王屋琴书”的执着追寻，以及王宁对因筑路而牺牲的父亲深情追忆。后者完全来自现实生活。上世纪

60年代，上万人开赴太行山，劈开300多个山头，跨越200多条河流，修成了120公里愚公渠，浇灌着40万亩良田。上世纪80年代，太行山深处的济源市思礼镇水洪池村，数十位村民肩扛铁锹，在悬崖绝壁上凿石挖洞，苦战10年，修通了一条长13.5公里、宽4米的盘山路。许多人永远留在了大山里，其中就有剧中人物王宁的父亲。既有现实写真，也有历史回望，该剧完成了一次对愚公移山精神的厚重书写。

音乐剧《愚公移山》塑造了多个丰满多彩的人物形象。愚公是列子通过寓言故事塑造的理想人格。他一开口便向世人宣告：“我是愚公！俺站在白云之下，太行王屋山就是俺的家。俺站在济水之源，济太乙池就是俺家园。”剧中的智叟游历半生，见多识广。“老了老了，回到祖宗留下的这三间老屋，教乡亲的娃儿们读书。”他与愚公“斗嘴”，与列子谈论“心忧天下”“悟道”，多面刻画让智叟形象丰满起来。

列子是贯穿全剧的重要人物，御风是创作者着力塑造的音乐传人形象，以“御风”命名，寄寓了创作者对中国古典文化、对列子精神气质的喜爱。在剧中，列子是古琴演奏大师，是御风的前世宗师与思想启蒙者。一曲古琴《御风》，让更爱意大利歌剧、不太看得上民间音乐的御风顿然感悟，恍若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体现古老文化绵绵不绝的生命力。御风的求索也是当代青年人的求索，从迷茫到目标清晰、坚定执着，他最终会成为愚公那样的人。这是音乐剧《愚公移山》赋予当代青年人的希冀。

音乐是音乐剧的灵魂，融摇滚、国风、民谣、嘻哈等于一体，形成了《愚公移山》的音乐特质。如选用唢呐这一富有民间特色又充满穿透力的乐器，搭配男声喊号子合唱，将愚公顽强质朴的精神展现得鲜活有力。主题曲《一棵树》融入了更多现代流行元素，搭配民谣等形成酣畅自如的抒情长调，展现了王屋

山儿女对故乡热土的深情。贯穿全剧的《打夯歌》多次变化并巧妙融入多个角色唱段中，象征着坚韧不拔的愚公移山精神植根于人们心中。

音乐剧《愚公移山》编剧、导演周映辰说，希望通过古今思想的碰撞，打破时空限制，更好展现民族精神的传承。当然，这部作品还需要打磨，在年轻演员对角色理解把握、戏剧矛盾冲突设置、舞美设计与表现等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艺坛

19部新创剧目、5部中外经典作品、24家院团参演，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地近50场演出、线上线下1.75亿人次观众……由文化和旅游部、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五届中国歌剧节，秉持“歌剧艺术的盛会、人民群众的节日”宗旨，通过“线下与线上融合、演出与直播并举”等方式，将近年来我国歌剧创作的面貌展现给观众，为进一步推动中国歌剧的发展带来启示。

本届歌剧节展演的19部新创剧目中，《红船》《呼儿嘿哟》《唱响南泥湾》《三把锁》《青春铸剑221》《一江清水向东流》等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剧目超过半数。浙江演艺集团创作推出的《红船》以史诗性内容和全景式表现弘扬了伟大建党精神。主创在广阔时代背景中取精用弘，大胆突破歌剧的常规结构和叙事逻辑，找到了较为适合这一主题表达的创新结构和叙事美学。

历史题材、优秀传统文化题材同样深受歌剧创作者的青睐。《李清照》《边城》《侨批》《孔子传》等剧，在实现历史题材的多元化方面取得可喜成绩。就整体思想艺术水平而论，《李清照》《边城》二剧可堪嘉许。前者以凝练的文学语言、诗化的戏剧情境、清新流畅的旋律歌唱表现主人公的诗意人生；后者通过少女翠翠对纯美爱情的憧憬与苦守，在旖旎诗意的湘西风情中透现淡淡忧伤，营造独特的审美意境。

经典剧目《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同心结》《漂泊的荷兰人》《茶花女》，以无穷的艺术魅力滋养了一代代观众，也培养了一代代歌剧艺术人才。一度创作的巨大成就为二度演绎带来挑战，本届歌剧节上，多所歌剧院团、音乐学院校的二度演绎呈现出较高的职业水准。天津音乐学院演出的《同心结》让人印象深刻，歌唱与表演倾心投入、激情洋溢，呈现恢宏的整体气势。

歌剧表演艺术的精进和歌剧表演人才的齐整，是中国歌剧得以薪火相传、创新发展的根本。回顾民族歌剧的艺术发展史，优秀的歌剧表演总是善于将剧目结构把握、声乐演唱技巧、人物角色诠释、民族风格表达等方面融为一体。本届歌剧节上，我们欣喜地看到，尽管题材风格不尽相同，唱演俱佳、形神兼备、虚实融合等民族歌剧表演艺术的独特美学特征得到彰显。一批成熟的歌剧演员，如雷佳（《边城》中饰演翠翠）、王宏伟（《同心结》中饰演黄继光）、王传亮（《星海星海》中饰演星海）、毋攀（《周恩来》中饰演周恩来）、郑培钦（《李清照》中饰演李清照）、王庆爽（《银杏树下》中饰演洪姑）、吕薇（《侨批》中饰演梁董氏）等，较为出色地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广大观众面前形象地展现了歌剧表演的魅力。

一批颇有才华和潜质的年轻演员同样值得关注。如，在《白毛女》中饰演喜儿的蒋宁、《李清照》中饰演赵明诚的薛雷、《康定情歌》中饰演尚锦的胡斯豪、《呼儿嘿哟》中饰演周中壤的孙中伟。只需假以时日，经过若干舞台实践的打磨和淬炼，他们的表演艺术将渐趋成熟。

此前，我国民族歌剧声部配置基本以女高音和男高音为主，中音声部偏少。本届歌剧节上，这种状况有了明显改观。在《边城》中饰演老船夫的男中音孙砾，在《同心结》中饰演黄继光母亲的女中音张卓等人，便是例证。中音声部的加入，提高了演员与所扮演人物在声音上的配适度和辨识度，高中音声部在重唱中的纵向叠置增加了作品的音响厚度与对比。这一点，恰是对民族歌剧表演艺术的当代发展，值得关注。

中国歌剧节已经举办五届。从第三届开始，“一剧一评”成为歌剧节常态化活动。从第四届开始，举办“民族歌剧创作人才研修班”。本届歌剧节承接这两个举措，统筹创作实践与理论评论“两翼”。“一剧一评”专家研讨会上，专家、主创就演出剧目剧本、音乐创作、导演艺术、舞台美术等方面，进行面对面的分析研讨。“民族歌剧创作人才研修班”上，各地从事歌剧创作和管理的业务骨干，聆听了知名专家的授课。本届歌剧节上，研修班学员每日下午听课，当晚随专家组一起观剧，次日上午旁听“一剧一评”，专家授课、现场观剧、理论评论3个环节融会贯通、彼此印证，引发学员们的独立思考。

成绩有目共睹，但本届歌剧节也反映出目前歌剧事业发展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如歌剧的一度创作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歌剧评论还需要更加精准，等等。

新时代的戏剧表演艺术家、理论评论家任重道远。严守歌剧创作规律，杜绝浮华浮躁，从时代变革和中外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中汲取灵感，坚持以“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意识和标准来锻造、提升歌剧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力，民族歌剧才能向着高峰不断攀登。

（作者为中国音乐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图为歌剧《李清照》剧照。 浙江演艺集团供图

中国歌剧亮点纷呈

居其宏